

百年神州風雲人物

三個女人的故事之一：楊開慧 蘇穎睿牧師

我們要看看三個女人的故事。從她們的故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二十世紀的轉變。這三個女人是楊開慧、賀子珍和江青，她們都是毛澤東的妻子。事實上，毛澤東一生共有四次婚姻，但第一任妻子羅氏是毛澤東的父親在他十四歲那年為他娶的，比他大四年，但三年後，羅氏病死，這婚姻便宣告結束，而毛澤東也不提這段婚姻。

毛澤東第二任妻子是楊開慧。1914年，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，認識了他的老師楊昌濟的13歲女兒楊開慧。楊昌濟曾留學日本和英國，在外國有十年之久。1918年，楊昌濟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，楊舉家遷往北京。同年九月，毛澤東也到了北京，並對楊開慧大獻殷勤。二年後，楊昌濟病重，毛澤東對老師關懷備至，多次陪楊開慧到醫院照料。楊昌濟死後，楊開慧與母親返回長沙。毛澤東亦返回長沙，二人最終在1920年底結婚，當時毛澤東27歲，楊開慧19歲，楊開慧替毛澤東生了三個兒子：毛岸英、毛岸青及毛岸龍。

這時毛澤東已經加入了共產黨，並且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，黨每月給他六十至七十銀元，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，不久增加至一百銀元，以後更增加到一百六、七十銀元。這些錢改變了他的生活；自從1926年10月開始，他跟開慧有了自己的家，雇了傭人。家在長沙城邊，一開門是一片菜地，房子是中共經費買的，作湖南區的機關。他主要的工作是羅致黨員。那時長沙支部有三人，毛澤東、易禮容和何叔衡，後來他的弟弟毛澤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。

在此我要提一個有趣的故事。顏福慶是中國著名的醫生，他畢業於上海聖約翰醫學院，是該校第二屆畢業生。1906年赴美深造，考入著名的耶魯大學醫學院，獲醫學博士，專研究胸肺科。1909年回國，在長沙湘雅醫院行醫，1926年的一天，外面正下著大雨，顏醫生的助手進到他的辦公室，對他說：「有一位青年求見，他的妻子剛生了孩子，就染上一種古怪的婦科病，希望她能入院治療，但因為他家境清貧，未能付上費用。」顏醫生聽了這話，就對他助手說：「讓他進來吧！」一個身披蓑衣，頭戴斗笠的年輕人進來，訴說他妻子的病況，並表示希望醫院能夠免費給她妻子入住醫院，得到適當的治療。」顏醫生是一位基督徒，他動了慈心，就這樣這年青人的妻子便馬上進入醫院，接受顏醫生的治療，果然這婦人很快便恢復了健康。這年青人不是別人，他就是毛澤東，而這女士就是他的妻子楊開慧。

1956年1月，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全知識界的知名人士。當時顏福慶醫生是坐在毛澤東的左邊。毛澤東進入宴會廳，坐下來，就對顏福慶說：「30年前，在湖南湘雅醫院，我就認識你了！」顏福慶為之愕然，他猛然想起，30年前他怎樣醫治楊開慧這故事。顏醫生雖然是毛澤東夫婦的恩人，但他的結局卻是非常悲慘！1966年他因年紀大了，一次在上海集會講錯了一句致命的話，他本想說：「共產黨萬歲」，卻喊了「國民黨萬歲！」此後他被批為「美國特務」「賣國賊」，被紅衛兵抄家、批鬥，又被隔離審查，病了也不得入院治療，最後於1970年病逝，終年88歲。到了八十年代，他的兒子把他的骨灰帶來美國，安葬在紐約，這是令人感到悲憤的故事！

1927年，蔣介石進行清共，中共發起南昌起義失敗，跟著便是毛澤東率領部隊發起所謂「秋收起義」，又是完全失敗。毛澤東於是帶著600人來到井岡山，作為他的山寨。此地杉竹茂密，四季濃霧繚繞，易守難攻。他帶領他的部隊打家劫舍為生，美其名曰「打土豪」。他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，留著楊開慧和她的兒子在長沙。

來到井岡山不久，毛澤東有了新歡：他的第三個妻子賀子珍。那年賀子珍只有十八歲，而毛澤東已經是 34 歲了，雖然年紀有如此大的差別，賀子珍還是勉強嫁了給毛澤東。據她所說，是因為「一個女孩子在那個環境中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。」

這時，楊開慧帶著三個兒子仍住在長沙市郊楊家老屋，毛澤東離開他們整整有三年之久。在此期間，毛澤東只給開慧寫過一封信，說他患了腳疾。

1930 年 7 月彭德懷打下長沙，佔領長沙十一天，司令部設在美國聖經學校，並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。但國民黨在美國軍艦的掩護下，把彭德懷趕出長沙。守長沙的國民黨長官何鍵，三年來都沒有騷擾楊開慧。雖然國民黨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妻子，但因她沒有進行任何共產黨活動，甚至彭德懷在 7 月打下長沙時，何鍵亦沒有拘捕楊開慧。但到了 8 月，毛澤東再打長沙時，何鍵就在 10 月拘捕了楊開慧及長子毛岸英，那天剛好是毛岸英八歲的生日。何鍵給開慧一條生路，只要她公開宣佈跟毛澤東脫離關係，她就可以活著。但開慧拒絕，結果被鎗決。死後，親戚把她的遺體運回故鄉，葬在老屋的後坡上。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帶著遺下的三個兒子去了上海，由中共地下黨照顧。

毛澤東聽到開慧的死訊，不禁說：「開慧之死，百身莫贖。」1982 年，當工人維修楊開慧所住的老屋時，發現了她七篇文章，藏在泥磚縫裏。1990 年又再在她的睡房發現了第八篇。毛澤東是沒有看過這幾篇文章的，我們從這些文章中，看到她對丈夫強烈的寬容，偶帶責備的愛，亦看到她有被毛遺棄的痛楚，及對毛忍心拋棄三個兒子的傷怨，比方在其中一篇有這樣寫著：

幾天睡不著覺
無論如何.....我簡直要瘋了
許多天沒有來信，天天等
眼淚.....
我不要這樣悲痛，孩子也跟著我難過，
母親也跟著難過.....
簡直太傷心了，太寂寞了，太難過了。

此外，從她的文章來看，她是一個極不認同暴力殘殺的人。她寫自己的童年：「那時候，我是同情牲畜類...每當晚上上床睡覺，這些慘影，如殺雞、殺豬、人死，在我腦海翻騰起來，那真痛苦！我現在還完全記得那個滋味.....」

不過更有趣的，她似乎對毛澤東的信仰，共產黨的信仰存著極大的懷疑和保留。她寫著：「現在我的傾向又入了一個新時期，我想在學問裏頭，得到一些滋潤物，把我已枯的生命，灌溉扶持起來！或許能有一個新的發現，或許有一天我要叫著，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！唉！殺、殺、殺！耳邊只聽到這種聲音。人為什麼這樣殘惡！為什麼這樣殘忍！為什麼啊？我不能去設想了！我要一個信仰！我要一個信仰？來一個信仰罷！」

這文章清楚地說明她以為從前的共產黨觀念是錯了！何解？因為耳邊整天所聽到的都是殺！殺！殺！她不能接受這種殘忍的手段，她要另一種信仰，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信仰？這是否因為她想到從前曾在教會學校所接觸過的信仰呢？我們就不得而知了！